

感動香江

開始採訪

前，本地青年藝術家何慧恩剛剛完成了新作《樂舞都會》的媒體見面會。她用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，講解每幅創作背後的故事。身著黑色波點連衣裙和紅色單鞋的她，看起來健康而充滿魅力。這在三年前，是絕難想像的事。新藝潮畫廊的主理人邢朱迪回憶道：「那時候她根本沒辦法站立行走。」患有7種自體免疫性疾病的何慧恩，病發時會抽筋、關節和肌肉疼痛，完全無法正常生活。而於臥病在床的時光裏，何慧恩卻悄然以《香港人》系列畫作嶄露頭角，成為了本地頗具知名度的新晉藝術家。 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不願與命運給的劇本握手言和 何慧恩 藉藝術跨過病痛磨難 以熱愛創造繽紛未來

2023年，何慧恩獲得了「第十一屆香港精神獎」的文化貢獻獎，並和其他7位獲獎者一起接受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的祝賀。她將藝術與慈善事業結合，雖常纏綿病榻，卻依舊奮力探索着用「熱愛與創造」奉獻社會的可能。

命運的打破與重建

身為聲名顯赫的何東家族的後人，何慧恩常被認為擁有天之驕女的優渥生活。某種意義上，這是事實。在病發之前，她有絕好的學歷、體面的工作、愛她的家人。直到24歲時，何慧恩的病情不斷加重，她由此開始陷入一種沮喪的循環：「生病—住院—辭職—找新工作—生病」。

直到父母對她說「你得辭職了」，彼時的何慧恩，仍無法接受一個如此「沒用」的自己，「我的朋友都是律師、銀行家或者醫生，我不能接受沒有工作。」要強的她，不願與命運給的劇本握手言和。她執拗地工作，想要用旺盛的意志力掌控自己的人生走向。直到26歲那年，病情將她全然擊垮。本來擁有一家技術工作室的她，不得不搬回家和父母一同居住。原本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，在那段時間，都讓何慧恩感到困難萬分，「我母親不得不給我刷牙、洗頭、做飯。」

「因為病痛，永遠找不到好工作，永遠揮不到住高檔酒店的錢，人生還會開心嗎？」她一度追問自己。何況，工作之外，社會對於女性成功還有更「特殊」的要求——漂亮、聰明、善良且樂於助人。可「生病」這件事不由分說地將她完全推向了這一切美好的相反面：她因服藥而發胖，性格變得遲鈍且易怒，對任何人都不再友善，每時每刻都覺得自己非常糟糕。

這種感覺把她嚇壞了。「我病得很重，不能工作，但是身體（其他方面）又很健康，並不會死。」何慧恩一度不知道如何這個沒用的自己來延續接下來的生命，「我很害怕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。」

「當我本來以為自己一切順利時，突然發現，自己變成了殘障人士。」恐懼裹挾着她，也讓她有了打破原來自己的新契機。回歸生活的基本，她發現做午餐、買東西這樣稀鬆平常的事，當人的身體垮掉之後，都會變得格外困難，她開始意識到社會需要為殘障人士做更多：「基礎設施是完全不足的。對於不能照顧自己的成年人，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。」

在廢墟上種一枝花

2020年聖誕，何慧恩收到了母親的禮物，「是一台平板電腦」。第二天，她下載了用來畫畫的應用程式，開始自學繪畫。這成為命運齒輪轉動的關鍵動作。那段整日被困在床上的時光原本痛苦，但新的技能卻開始一點一點地長在她身上，「當你開始每天用五六個小時在同一件事情上，你很快就會變得很好。」

雖然疾病纏身，何慧恩卻總在提及自己的幸運：「我臥病在床，只有睡覺或者畫畫這兩個選項，有了這樣的比較，就會覺得能夠畫畫真是太好啦。」受到《紐約客》封面的啟發，何慧恩着手創作了自己眼中的香港人系列，起初只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，沒成想，蝴蝶的翅膀自此開始扇動。越來越多人看到了她的畫作，更看到了她作品中洋溢的堅強與樂觀的精神內核。

艱難的臥床記憶揮之不去，何慧恩形容自己「那時能靈活移動的只有兩顆圓圓的眼珠」——她從眼睛裏看到的世界，正像是在圓形劇場中上演的劇

▼《樂舞都會》中的角色在起舞時張開雙手，像在擁抱香港和世界。 新藝潮畫廊供圖



◀何慧恩臥病在床時依然堅持創作。

陳藝攝



◀何慧恩（中）和畫廊主理人邢朱迪（左一）合影。

陳藝攝

情。這給了何慧恩啟發，「如果我把藝術品做成圓形會怎麼樣？」她開始了《樂舞都會》的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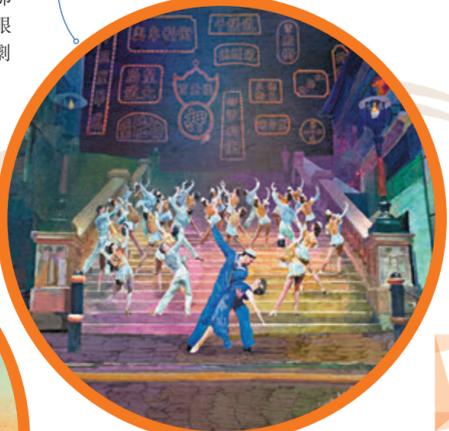
圓形舞台呈現生機香港

人類對圓形似乎總有一些偏愛。古中國「天圓地方」的宇宙觀中，「圓」代表著無盡與無限，「圓」是圓滿，「圓」亦是循環：一個人的一生從嬰兒開始，長大、變老、死亡然後又迎來新生。正如西方莎翁道，「全世界是一個舞台。」有人上場亦有人落幕。如若這方舞台有形狀，那大概率亦是「圓」。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圓形劇場裏，上演著有關競技或情感的故事。在現代，承載這一功能的則是露天體育館、歌劇院。穿越千年，一切依然在圓形中循環上演。

在新作《樂舞都會》中，何慧恩將香港街頭化作一個個圓形的歌劇舞台，呈現了一個走出疫情後充滿蓬勃生機的香港。這也正是何慧恩腦海中對香港的印象。兒時生長於香港，生病後亦是回香港休養，何慧恩對香港有特殊的感情。2020年因自體免疫性疾病臥床後，她曾嘗試使用輔助行動工具於香港街頭行走。中環、太平山、金鐘、香港動植物公園滿載她童年的回憶，儘管因為病情早已告別了很多香港美食，講起奶茶和叉燒包她還是不禁眉飛色舞。靈感像水流一樣奔逸，何慧恩想到了西方的歌劇與香港市井百態之間的聯繫：川流不息的都市人潮中，誰又不是在城市這方舞台之中的表演者呢？

儘管思緒自由，她依然不得不受困於現實的軀體困境：「如果我長時間地使用任何肌肉，它就會開始顫抖，然後我就不得不放下筆、停止工作。」病榻上的人生似廢墟，何慧恩選擇不對著廢墟哭泣，而想辦法在廢墟上種下一枝花，「不需要跟病魔鬥爭，要做的是接受，然後思考在有限的範圍內，我可以做些什麼。」

▼在《樂舞都會》中，何慧恩將香港街頭化作圓形歌劇舞台。 新藝潮畫廊供圖



特寫

成長為嶄露頭角的藝術家，何慧恩看似只用了三年時間，其實早在童年時期，何慧恩便夢想出書，最好「文字和插畫都出自自我手」，長大後在經濟、技術等行業幾經沉浮，兜兜轉轉竟然在香港真的實現了兒時夢想。她的第一本書《The Hong Konger Anthology》收錄了70幅《香港人》畫作，每幅作品下亦有她自己寫



◆《樂舞都會》展覽外用何慧恩的作品做創意性裝飾。新藝潮畫廊供圖



▲何慧恩的手稿中記錄了她的創作歷程。 陳藝攝



◀70張《The Hong Konger》封面結集成書，成為《The Hong Konger Anthology》。 網上圖片

成立藝術基金 藉作品回饋社會

「香港的收藏家和創作者的文化非常強大，它非常多樣化，甚至對於颱風、新冠病毒等任何破壞性的事都展露出很強的抵抗力。」何慧恩關注藝術和社會議題的聯繫，通過藝術和慈善事業的結合，力求更多地關懷香港社會現實。

為了更好地幫助人們，何慧恩成立了藝術基金，為慈善機構創作藝術品，通過這樣的方式籌集善款，回饋社區。「香港的精神只有以社區為中心才能發揮作用。」社區工作給了何慧恩一種久違的歸屬感，「當我們和人們接觸，看到我們的努力真的改善了很多問題，這感覺很棒。」

「我認為香港非常有彈性，社會文化有崇尚享樂和金錢的一面，但依然有很多人關注不僅有意義而且有藝術性的事物。」何慧恩想通過自己和更多香港藝術家的力量幫助香港社會，更具體的是「幫助下一代」。投身於藝術教育和慈善工作，何慧恩有了更多和孩子們溝通的機會，她觀察到隨着科技進步，學生們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。

若從純粹工具理性的角度，人腦怎可能競爭過電腦？她認為真正能幫助孩子的方法是，給他們提供更多恰當的「成功榜樣」。這種成功並非世俗意義上的飛黃騰達，更重要的是，「你能夠心滿意足地看待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失去讓你快樂的小事情」。人生是場體驗之旅，何慧恩希望，藝術教育能讓更多的孩子知道「創造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事，「我們有責任重新定義成功是什麼樣子，這與財富、聲譽無關。」

對於更多想從事藝術行業的青年人，何慧恩建議主動跟別人聯繫，比如多發送電子郵件：「請專注於小事，在小事的基礎上做大事。」



◀何慧恩講解《樂舞都會》背後的創作故事。 陳藝攝

心存希望 不斷創造 在香港實現兒時夢想

的小詩。

「我覺得生活很神奇，當你還是孩子時，你會想做一些事，然後你最終大概率會實現，也許不是你想像的那樣，但也足夠接近。」順應人生的潮水，心存希望不斷創造，於何慧恩而言，這就是實現人生可能性的魔法。

從深受病魔折磨，到用繪畫藝術回饋社會，青年藝術家何慧恩身上正凝聚了新時代下的「香港精神」：「對香港的熱愛，正是我的香港精神所在。在這樣的動力之下，我想用我的創造力為香港做些什麼。」何慧恩認為，香港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對

香港社會「共同的熱愛」——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香港變得更好。

《樂舞都市》的系列圓形畫作中，幾乎所有角色都在起舞時做出張開雙手、奮力向上舉起的姿勢，像在擁抱香港、擁抱世界，亦像是在慶祝走出陰霾、生逢其時。這是一種態度，亦是一種選擇。人生海海，傳奇不奇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課題。何慧恩感恩香港給予自己在藝術上的靈感與機遇，「香港正是一方舞台，在香港，每個有夢的年輕人都將有機會，擁美好為伴，攬世界入懷。」縱然艱辛，只要張開懷抱，終有繽紛的可能徐徐展開。